

研究論文

中國少數民族的「他者」再現 ——對2006年《北京青年報》少數民族 新聞的內容分析

覃詩翔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國少數民族在大眾媒介中的他者再現。通過對《北京青年報》2006年少數民族新聞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發現：(1) 中國少數民族在新聞文本中被建構為邊緣、弱勢、無言的他者。(2) 中國少數民族被突出再現為依賴外來幫助，受到漢族喜愛，能歌善舞，奇特神秘的形象。(3) 新聞中出現的少數民族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更年輕，更美麗，更吸引人，而男性角色的個人能力更強。(4) 當新聞涉及少數民族文藝表演和民俗工藝時，民族差異被突出的強調。當新聞涉及少數民族文化遺產與精英人物時，少數民族文化與人物被視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5) 55個少數民族中，藏族，蒙古族，回族，壯族和彝族較常被報道，並在報道中呈現不同形象。

關鍵詞：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新聞、他者再現

覃詩翔，日本北陸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知識科學研究科博士在讀，研究興趣為媒介與社會發展、性別制度(gender institution)的形成。電郵：qinshixiang@gmail.com

Research Artic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Minorities in Modern China: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Beijing Youth Daily* in 2006

Shixiang QI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deals with minority representa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tries to answer three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ssential mod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norities as “others”? 2) When are minority people and cultures still portrayed as “the others”? When are minority people and cultures portrayed as p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 3)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each ethnic group?

The study employs content analysis and develops a set of measuring scales to examine the representation of minorities in mass media. In addition, this study employs semantic distinctions to compose the stereotyping image of minorities measuring scale, which is used to measure the ethnic differences.

Findings show that: 1) Minorities are represented as marginal, powerless, and voiceless “otherness” in the mass media. In most of the minority news,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are the government or Han people. The data also shows that non-Han people are passive in the interactions with Han people. The minority news highlights the unequal position of Han and minorities by portraying the ethnic population as the people who strongly rely on help from Han. 2)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inority emphasizes the following stereotyping images of minority others: Depending on the Han people for help; Good at dancing and singing; Having unique or exotic culture; Having to face harsh natural conditions; Being modernizing; Primitive and backward. 3) Both the minority male and female are good at dancing and

singing. The minority females are younger and more appealing than males. The minority males are more capable than females. 4) The ethnic differences are highly emphasized in the reporting of cultural themes, especially the news about minority performance, artifacts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However, there are almost no differences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the news regarding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Minority people and cultures are portray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s about minority elite and cultural heritage identified by the UNESCO. 5) Among the fifty five State recognized minorities, Tibetan, Mongolian, Hui Muslim, Chuang, and Yi are represented in higher frequency. And the images of these different minorities vary from one to another. Tibetan people are represented as exotic, mysterious, remote and primitive and appear to be an ethnic group which is favored and being helped by Han. Mongolian people are represented as good at singing and dancing, with a unique and folkloric lifestyle; they appear to be an ethnic group which cooperates with Han and is, therefore, favored by Han. Hui Muslims are represented as a primitive and insecure group. Chuang people are good at singing and dancing and appear to be unique. The Yi minority is represented as insecure and good at singing and dancing.

Keywords: minorities, minority news, representation of othernes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Qin, S. (2010).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minorities in modern China: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Beijing Youth Daily* in 2006.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 131–162.

Qin Shixiang (Doctoral Student). Knowledge School of the Jap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mass media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gender institution

研究緣起

在今日中國的版圖上，自有據可考的史前時期便生活着許多不同的族群(ethnic group)。¹在漫長的歷史中，這些分散孤立的族群經過接觸、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存在一個凝聚的核心或稱主體民族：漢族(費孝通，1989)。

漢族共同體形成於漢代(佟住臣，1991)。同時，漢族也逐漸形成了漢文化在族群觀念上的核心思想：「天下」觀。古代中國自視擁有整個棋盤狀的世界，將漢民族所居的中原視為中央，將居於四方的少數族群依據東南西北分稱為夷、蠻、戎、狄。天下觀念將世界概括為一個以文化水平的不同等級來安排的體系(王銘銘，2005a)。中原不僅居於地理的中央，也居於文化的高級地位。居於四方的少數族群雖屬於天下的一部分，卻是文化上的他者。²

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在1840年以後遭遇到了來自外部的巨大挑戰。隨着中國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中走上現代化進程，中國人被迫以來自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取代了傳統的天下觀念。中華民族的概念和意識於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並在1949年最終成為了共產主義的政治共同體(徐迅，2005)。古代中國文化上的族群邊界(ethnic frontier)也被實質性的國族邊界(national border)所取代，華夏邊緣人群被劃入現代中國而包容於新的中華民族中(王明珂，2006)。從1956年開始，經過近20年的民族識別後，華夏邊緣人群由四裔蠻夷變為中國境內的55個少數民族。³

古代中國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史書中留下了許多對族群他者的論述。⁴通過這些論述，古代漢民族為華夏邊緣人群建構了許多神話，以此表述他們心中的邊緣人群的落後的他者形象(王銘銘，2005a)。在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現代化進程後，漢民族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依然被視為凝聚力的核心(費孝通，1989；馬戎，2004)，少數民族則被視為相對於漢族的「內在他者」(王銘銘，2005b)。隨着中華民族作為新的神話被建構起來，中國少數民族在當代如何被建構？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形成了本研究的動機。

研究問題

他者如何被建構，即社會文化怎麼建構他者。霍爾(2003)認為，文化涉及一個社會或集團的成員間的意義生產和交換。屬於相同文化的人以大致相似的概念解釋世界，通過共同的語言將這些概念表述出來，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生產和交換意義。

關於他者的建構可以理解為通過文化和語言的意義生產。意義持續不斷地在文化參與者每一次個人及社會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尤其是通過現代大眾媒介這種全球通訊手段以從未有過的規模和速度生產(斯圖爾特·霍爾，2003)。在這裏，大眾媒介被理解為被生產並大規模傳播意義的話語體系，也被理解為一個意義爭霸的場域，社會內外的角色、人物都在這個場域中被定義、被塑造、被生產、被改寫甚至被發明(倪炎元，2003)。部分研究者將這一建構過程及其所建構的內容稱為「再現」(representation)。研究他者在特定文化中如何被建構，切入點之一就是選擇大眾媒介作為分析對象。關於中國少數民族在當代中國社會文化中如何被建構為他者的問題，隨之轉化為中國少數民族在大眾媒介中的他者再現。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一些學者關注到了中國的大眾媒介如何再現少數民族這一問題。他們的研究表明，在中國的媒介中，少數民族新聞的報道數量較少，少數民族常常被表現為附屬的，需要幫助的形象(Gladney, 1994; Blum, 2001; Hoddie, 2006)。就報道主題而言，Hoddie(2006)發現《人民日報》的報道大多數強調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優惠(27%)、文化優惠(24%)和經濟優惠(30%)。Blum(2001)對中國六份報紙關於少數民族的112則報道進行了分析，發現這些報道重點關注其經濟發展、民俗、歌舞和建築等話題，並迎合了對於少數民族的大眾化想像(popular image)。此外，研究者還發現，中國的少數民族在媒介中更多的以女性面目出現，表現了中國少數民族類似女性的附屬地位(Gladney, 1994; Blum, 2001)。

這些研究關注到了中國大眾媒介中少數民族新聞在數量、主題及整體形象上的特徵，但是並未將中國少數民族如何被再現做系統研究。作為特定文化中的意義生產，對他者的建構總是依循特定社會的

歷史、文化以及政治體制，中國少數民族在當代的再現亦如此。因此，本研究將依循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之族群格局演變提出與少數民族媒介再現相關的研究問題。

古代中國劃分文化上的等級來區隔華夏與「四裔蠻夷」，在文化至上的天下觀裏，漢族與其它族群的區隔一直都不是血緣與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少數民族被視為未開化的，野蠻的，需要被教化的他者(Baranovitch, 2001)。1911年以後，為將清王朝遺留的散沙式中國建構為一個新的國家共同體(Leibold, 2006)，少數民族開始由純然的族群他者漸漸轉變為包容於新國族之中的內在他者，這一轉變不僅將少數民族地區合法納入現代中國的版圖，亦使得一直處於漢文化對立面的少數民族文化漸漸納入到中國文化體系之中，成為其中一部分，這一轉變在1949年以後更為顯著(Baranovitch, 2001)。

1978年以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開放和發展為國家新的訴求，這訴求與中國自身的貧窮落後形成了鮮明的不平衡。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着西方、港台以及近鄰日本的文化大量湧入，嚴重衝擊了解放初期30年所建立的中國信仰體系，並引發了中國對自身認同的危機。在此背景下，通過把少數民族表述為原始，落後的他者，暗示了漢民族居於更高級的發展階段，從而迎合中國對「現代性」身份的訴求。同時，少數民族文化為中國提供了便於與外來文化相區隔的鮮明文化個性，從而成為了中國文化的象徵(Baranovitch, 2001)。因此，在當下的中國，對少數民族的論述由看似矛盾的兩個面向構成，其一是延續古代中國的族群觀念，並依據當下漢族建構自身認同的需要，將少數民族再現為純然他者；其二基於中國建構國家認同的需求，將少數民族及其文化視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將對少數民族的再現納入到中國國族的自我陳述之中(Gladney, 1994; Schein, 1997)。依循這一脈絡，提出本研究的前兩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1：中國的大眾媒介將少數民族建構為甚麼樣的他者？

研究問題2：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國族共建後，少數民族在何時被強調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前文述及，1949年以後，中國漸漸識別並確立了55個少數民族。

55個少數民族擁有不同的語言、建築、服飾、習俗，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黃河河套以北等地區。幾千年來，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在地理上也與漢族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大雜居，小聚居」格局。一些地理距離遙遠的少數民族之間反而很少有機會彼此交流。因而，部分少數民族之間的差別，甚至要比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差異更大。體現在媒介文本中，55個少數民族的再現是否不同，以及有何不同，將是本研究關注的第三個問題。

研究問題3：中國大眾媒介對55個少數民族的再現是否不同，以及有何不同？

文獻綜述

媒介如何再現社會現實？這個問題的回答需回溯到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索緒爾以符號標識語言的整體，而把「所指」和「能指」這兩個術語來代替概念和聲音形象。索緒爾認為，所指和能指之間不存在不可避免的聯繫，決定其聯繫的是我們的「文化信碼」，即便是同一套文化信碼體系中，所指和能指之間的聯繫也不是永遠確定的，會隨歷史而改變(轉引自斯圖爾特·霍爾，2003)。霍爾(2003：25)指出，索緒爾這一論證暗含意味深長的概念：一個能指與其所指之間的關係對於每一個社會的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習俗系統的產物，意義的產生並不依賴於物質世界，而依賴於由各種概念和符號組成的表徵系統。

這一暗示在後來演變為「語言中的意義」的建構主義理論，即主張語言並非如同鏡射般反映真實世界，而是在建構符號的世界。亦即當我們追問他者的意義時，我們認為他者之所以成為他者，其意義不是源自於他者的本身，而是我們透過語言的概念與符號所建構、所生產出來的(倪炎元，1999)。

作為整個社會文化的意義生產的重要來源之一，媒介內容也是建構主義所認為的符號現實。隨着原來的「鏡像再現觀」轉變為「建構再現觀」，研究者對媒體內容的關注逐漸由是否反映現實轉移到如何建構

現實(倪炎元, 2003)。那麼, 如何看待作為整個社會意義生產中重要機制的大眾媒介與整個社會文化之間的聯繫? 本研究接受葛本納(George Gerbner)關於二者關係的觀點, 即相信文化透過所有的大眾媒體與其自身溝通, 進而修正文化內一致的價值觀(轉引自約翰·菲克斯, 1995)。也正因此, 本研究才會以大眾媒介的內容作為分析中國少數民族在當代如何被建構的切入點。

媒介再現和族群他者這兩個論題均糾葛了諸多學科的觀點與立場, 至今並沒有發展出一套共享的關於族群他者媒介再現的操作性的典範。本研究將依據不同學科可應用於「他者媒介再現」的理論, 結合此前的相關研究, 分別提出三個研究問題的研究預設。

研究問題1: 大眾媒介將少數民族建構為甚麼樣的他者?

I. 族群他者再現策略1: 少數民族在新聞中是存在還是缺席?

從批判語言學的觀點言之, 他者在媒介文本中被書寫的過程中, 勢必包含一連串的選擇過程。首要面對的是存在(presences)或缺席(absences)的抉擇。Fairclough與van Leeuwen都曾指出, 哪些人或事該現身存在, 哪些該消失, 或納入背景、或隱入預設等, 固然是一種當下的選擇, 卻也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操作(轉引自倪炎元, 1999)。

在涉及少數民族的新聞中, 少數民族角色是否出現, 又出現在甚麼樣的位置, 是族群他者再現的一種策略。通過在新聞報道中缺席、背景化等操作, 少數民族被他者化。

II. 族群他者再現策略2: 少數民族新聞中的主要行動者是誰?

如果他者沒有在媒介文本中被刪除, 那麼接下來就是角色配置(roll allocation)的選擇(倪炎元, 1999)。角色配置的選擇可以理解為社會行動者在媒介文本所建構的符號場域中的互動, 這互動是由其在位置等級系統中的關係定位和塑造的(戴維·斯沃茨, 2006)。在角色配置的選擇過程中, 通過在新聞文本中更多被置於非核心、非權威的位置, 他者往往處於符號場域的弱勢地位。

新聞中的主要行動者指處於行動的核心地位或對其他行動者有較

大影響力的行動者(王石番, 1991)。在涉及少數民族的新聞中, 通過將少數民族從主要行動者行列中刪除, 是將少數民族再現為他者的策略之一。

III. 族群他者再現策略3: 新聞中少數民族人物與非少數民族人物的角色關係

當兩個或更多的角色被組合在一篇新聞中, 便會形成角色關係。新聞中的少數民族人物與非少數民族人物所構成的角色關係中, 通過將少數民族人物置於被動的、弱勢的位置, 是媒介文本將少數民族再現為他者的途徑。

IV. 族群他者再現策略4: 在少數民族新聞中, 誰是消息來源?

臧國仁(1999)認為, 通過建構對社會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 消息來源參與了媒介對真實的建構。Steele認為消息來源是新聞媒體依照一定標準選擇出來的有能力分析、辨認、解釋、預測的專家或是能回答問題的行動者。而Karim等學者將消息來源視為社會行動的競爭者在媒介論域中爭取言論的主控權, 競爭者通過此一途徑接近媒介、發表言論從而影響大眾(轉引自臧國仁, 1999)。

本研究對消息來源的理解綜合了Steele與Karim的見解, 認為消息來源是社會行動者發表言論與媒體選擇言論的互動過程, 通過互動過程, 他者往往成為新聞中的無言群體。

上述從新聞報道要素出發進行的理論預設是關於他者再現的一般性策略, 即族群、階級、性別等不同類目下他者再現之共同策略, 難以全面回答中國媒體所建構的少數民族他者有甚麼屬於自己的特徵。以下假設將關注中國少數民族他者建構的自身特點。

V. 中國少數民族他者再現策略5: 大眾媒介通過哪些刻板化的語言標籤描繪少數民族?

霍爾認為, 對任何特定他者的建構總是在特定文化中的意義生產, 而意義的產生依賴於用於意指的符號之間的差異。對於優勢族群

而言，對族群他者的再現其實就是對這種差異的恒常而反復的描述與詮釋(斯圖爾特·霍爾，2003)。

在對他者差異的生產中，「類型化」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通過對差異加以簡化、提煉並使之本質化和固定化，類型化用符號確定了我群的邊界並以之區隔他者(斯圖爾特·霍爾，2003)。在媒介研究中，與類型化概念相似的是「刻板印象」，意指人們對某個社會群體形成的一種概括而固定的看法(轉引自劉曉紅、卜衛，2001)。在本研究中，刻板化被視為媒介文本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簡單化、固定化的描述。通過這個過程，中國的主體民族不僅定義和區隔了族群他者，也建構了自身的特質。

VI. 中國少數民族他者再現策略6：媒介文本中，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為何？

在中國的56個民族中，漢族是唯一不需要被標示的民族。漢族與其它55個少數民族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這一想像的國族共同體(Gladney, 1994)。在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中，漢族又被視為比少數民族更文明更現代的族群，漢族的生活方式是少數民族的發展方向(Shih, 2002)，漢族也常常對欠發展的少數民族表現出施恩者的姿態(Schein, 1997)。通過考察媒介文本如何再現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可分析經過一個世紀的國族共建後，漢族是否依然被視為優勢族群。

VII. 中國少數民族他者再現策略7：媒介文本中，對少數民族女性與男性的再現有何區別？少數民族是否更多的以女性形象出現？

過往研究表明，在對中國少數民族的再現過程中，差異的生產很大部分建立在對少數民族女性的描繪上(Gladney, 1994; Schein, 1997)。Schein認為，通過將少數民族女性被描繪為原始的色彩鮮艷的他者，一方面說明不斷變化的中國依然完好的保留着自己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說明居於中心地位的漢族持續的作為少數民族的示範，對其進行教化。據此，可考察大眾媒介中少數民族以女性的形象出現

得多還是以男性的形象出現得多，少數民族男性和女性是否呈現出不同的人格特質。

人類學者王明珂指出，即使本質上毫無差別的人群間，如果主觀上的族群界線存在，則體質上的差異甚至可以被創造出來。人們經常以刺青、拔牙、拉大耳垂來改變身體，或者以衣服、飾物作為身體的延伸(王明珂，2006)。因而，少數民族的延伸物在何時何處被強調，也意味着其族群身份被更突出的強調。據此，可考察大眾媒介中少數民族兩性人物的延伸物是否被同樣突出的強調，以觀察兩性族群身份強調程度的差異。

研究問題2：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國族共建後，被納入中華民族之中的少數民族在何時被視為我群的一部分？

中國少數民族自上個世紀初開始逐漸由純然他者變為內在他者，並在1949年以後正式包容到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中，這一複雜的身份在當代中國對少數民族的論述中亦有所表現。可分析不同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不同新聞主題下，少數民族的差異在何處被強調，又在何處被強調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研究問題3：對55個少數民族的再現是否以及有何不同？

Hoddie (2006) 對《人民日報》少數民族新聞的研究發現：《人民日報》在1949–1989年間的新聞標題中僅出現四個少數民族，回族、維吾爾族、藏族、哈薩克族。同時，民族關係越緊張，中國官方媒體對該少數民族就越關注。據此，可考察哪些少數民族被更突出地再現。

Blum (2001) 通過在雲南的田野調查與訪談發現，漢族人對於與他們混居的不同少數民族存在着不同的印象：傣族被認為是迷信的；佤族、藏族和回族被認為是喜歡反抗的；納西族和彝族被認為是色彩鮮艷的、平和的；而白族被認為是最接近漢族的。據此，可考察55個少數民族在媒介中的再現有何區別？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與架構

為避免個人對媒介內容的選擇性經驗，系統分析媒介文本對少數民族他者再現之全貌，本文採用內容分析的方法，並依據如下原則建構類目：符合研究目的、反映研究問題、窮盡、互斥、獨立、單一分類原則、功能性、可操作性、合乎信度效度(王石番，1991：199-201)。本研究類目設計如下：主題類目、主角類目、新聞消息來源類目、方向類目、族群存在類目、角色關係類目、報道中的少數族群類目。同時，借鑒語意區別(semantic differential)方法設計少數民族形象量表，用以測量中國媒介所建構的少數族群的刻板化語言標籤，從而分析中國少數民族他者的差異如何被產製。⁵具體的分析框架如下表所示：

抽樣框與抽樣過程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關注媒介文本中對於少數族群的再現，因而選取報紙作為所分析的媒介類型。本研究暫不關注對少數民族他者建構的變遷，因而截取2006年全年的《北京青年報》作為抽樣框，⁶從中隨機抽取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新聞作為樣本進行分析。⁷為打破新聞報道的周期性，並保證有足夠的內容分析樣本量，在2006年的《北京青年報》中隨機抽取了14個結構周，即98個樣本日，獲符合本研究少數民族新聞操作性定義的新聞報道210篇。

編碼過程與相互同意度

本研究在編碼初期，先依據文獻以及少數民族新聞進行類目的設計，並由研究者對2006年《北京青年報》的少數民族新聞進行前測，根據前測結果擴充與修正編碼。本研究於2007年3月1日至3月10日由研究者對所抽取的210篇樣本進行正式編碼。依據Riffe和Frederick(2005)

研究問題	具體的研究假設	對應量表與分析路徑
少數民族被再現為甚麼樣的他者	少數民族在報道中是存在還是缺席？	族群存在類目
	在所報道的事件中，新聞主角是誰？	新聞報道主角類目
	新聞中少數民族人物與非少數民族人物的角色關係	角色關係類目
	報道的消息來源？	新聞消息來源類目
	大眾媒介通過哪些刻板化的語言標籤描繪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整體形象量表
	媒介文本中，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被如何描繪？	族群關係量表
	媒介文本中，對少數民族女性與男性的再現有何區別？	少數民族人物性別類目 少數民族人物年齡類目 少數民族人物形象及人格特質量表
少數民族在何時被視為我群的一部分？	少數民族的差異在何處被強調？	族群差異類目與報道主題的交叉分析
	少數民族在何處被強調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族群差異類目與報道主題的交叉分析
55個少數民族在媒介中的再現是否以及有何區別？	55個少數民族的報道頻率有何區別？	報道涉及的少數民族類目
	對不同少數民族的再現有何區別？	報道涉及的少數民族類目與整體形象量表及族群關係量表的交叉分析

對內容分析法相互同意度的說明，於2009年12月10日至20日由志願編碼員對從樣本中隨機抽取的70篇少數民族新聞進行編碼，研究者與志願編碼員的相互同意度為0.93。根據Riffe和Frederick (2005)的說明，抽樣框為250時，在95%的置信區間內，可在樣本隨機抽取72個樣本進行編碼以計算相互同意度，相互同意度為0.9以上則較為理想。因此，本研究的相互同意度是可被接受的。

研究結論

邊緣、弱勢、無言之少數民族他者

在197篇新聞中出現了主要行動者，出現頻次較高的主要行動者有：政府和行政機構，42.6%；⁸非少數民族官員及社會精英，23.1%；非少數民族一般民眾，17.9%；非自治地區組織，14.9%。由少數民族個體和組織為主要行動者的新聞不到二成；少數民族官員及社會精英，7.6%；自治地區組織，6.6%；少數民族一般民眾，5.6%。

在148篇新聞中指出了明確的新聞來源，排在前三位的依次為：非少數民族官員及社會精英，44.6%；政府和行政機構，30.4%；非少數民族一般民眾，20.3%。以少數民族個體和組織為新聞來源的新聞不到二成；少數民族官員及社會精英，8.1%；自治地區組織，7.4%；少數民族一般民眾，6.1%。此外，不到一成的少數民族新聞中出現了以下兩項新聞來源：文件與資料，5.4%；非少數民族地區組織，3.4%。

不到四成(37.6%)的少數民族新聞中出現了少數民族角色，所出現的少數民族角色更多居於次要角色(12.9%)或被置於新聞背景中(12.4%)；擔任主要角色(7.1%)或核心角色(5.2%)的少數民族角色相對較少。

在58篇新聞中出現了少數民族與非少數民族的角色關係，數據顯示，少數民族角色通常處於被動弱勢的角色地位，排在前三位的角色關係為：少數民族角色被非少數民族角色評價，32.8%；少數民族角色被非少數民族角色觀看鑒賞，31%；少數民族角色被非少數民族角色幫助，27.6%。在15.3%的報道中少數民族角色與非少數民族角色以平等協作的關係出現。在略超過一成的新聞中少數民族角色處於主動角色地位：少數民族角色對非少數民族角色進行評價，8.6%；少數民族角色擔任多民族角色中的領導者，3.4%；少數民族角色對非少數民族角色進行幫助，1.7%。此外，還有3.4%新聞描繪了漢族角色領導少數民族角色的關係。

上述數據表明，在少數民族新聞中，少數民族個體與組織較少作為主要行動者，也較少成為新聞來源。大部分少數民族新聞中不出現

少數民族角色，所出現的少數民族角色又更多的被置於次要角色或事件背景之中。通過這些策略，中國少數民族被建構為邊緣、弱勢、無言的他者。

少數民族整體形象之再現

143篇報道對少數民族整體形象進行了具體描述，這些報道依次強調以下特徵：能歌善舞，21%；依賴外來幫助，21%；奇特或獨特，17.5%；自然條件較惡劣，14.7%；逐漸現代化或城市化，14%；不安全或治安差，13.3%；原始古老落後，11.9%；風景優美，11.9%；地處偏遠，11.9%；風情濃郁，10.5%；神秘或傳奇的，9.8%；傳統文化或生活環境遭到破壞，8.4%；貧困，7.7%；管理混亂，7.7%；教育水平低，7%。

族群整體形象量表與主題類目的交叉分析發現，當新聞涉及到文化主題時，民族差異被強調的頻次遠甚於政治經濟主題。在文化類新聞中，少數民族被突出的再現為能歌善舞，原始、神秘、奇特的他者。整體上，少數民族被突出的表現為依賴外來幫助的他者。（表一）

71篇報道對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描述，這些報道依次強調如下特徵：少數民族得到漢族的幫助，43.7%；少數民族受到漢族的歡迎與喜愛，29.6%；少數民族與漢族相互理解協作，18.3%；民族間和諧共處，8.5%；少數民族習俗受到漢族的尊重，7%；民族間有衝突矛盾，5.6%。

族群關係與主題類目的交叉分析發現，在對中國族群關係的描述中，少數民族往往是被幫助被照顧被喜愛的對象，較少作為平等交流協作的對象出現，同時，很少出現對於族群間衝突矛盾的描述。當新聞涉及到文化主題，即少數民族的民俗、工藝品、文化遺產、文藝表演、民族歌舞時，尤其受到漢族的喜愛與歡迎。而對少數民族的幫助與特殊照顧則比較均衡的體現在各種報道主題中。（表二）

表一：不同報道主題下的少數民族形象

	社會生活	文化	旅游展覽	人物	經濟	政治	環境生態	都市少數民族
能歌善舞	0.0%	50.0%	28.6%	20.8%	0.0%	0.0%	5.6%	9.1%
依賴外來幫助	14.5%	6.3%	3.6%	25.0%	13.0%	31.6%	16.7%	27.3%
奇特、獨特的	2.4%	33.3%	46.4%	16.7%	4.3%	0.0%	0.0%	9.1%
逐漸現代化城市化	7.2%	10.4%	10.7%	4.2%	21.7%	15.8%	5.6%	45.5%
不安全的	22.9%	0.0%	0.0%	0.0%	0.0%	5.3%	0.0%	0.0%
原始古老落後	6.0%	18.8%	10.7%	25.0%	4.3%	5.3%	16.7%	0.0%
地處偏遠	2.4%	10.4%	14.3%	29.2%	21.7%	0.0%	11.1%	0.0%
風景優美	0.0%	4.2%	39.3%	12.5%	8.7%	0.0%	27.8%	0.0%
有風情的	1.2%	22.9%	17.9%	4.2%	0.0%	0.0%	0.0%	9.1%
神秘、傳奇的	1.2%	16.7%	17.9%	16.7%	4.3%	0.0%	5.6%	0.0%
自然條件惡劣	12.0%	4.2%	14.3%	12.5%	8.7%	0.0%	33.3%	0.0%
文化生活環境被破壞	1.2%	14.6%	14.3%	16.7%	4.3%	0.0%	22.2%	0.0%
貧困的	3.6%	6.3%	0.0%	25.0%	4.3%	5.3%	0.0%	9.1%
教育條件差水平低	6.0%	6.3%	0.0%	16.7%	4.3%	0.0%	5.6%	0.0%
管理混亂	9.6%	0.0%	0.0%	0.0%	8.7%	10.5%	0.0%	0.0%
報道頻次	83	48	28	24	23	19	18	11

少數民族兩性形象之再現

79篇新聞的文本或新聞圖片中出現了91組民族人物，其中明確說明或可以辨識的少數民族男性角色出現了33次，佔41.8%；明確說明或可以辨識的女性角色出現了29次，佔36.7%；未說明性別的少數民族群體或個體出現了29次，佔36.7%。

29個少數民族女性人物的年齡特徵為：青年，79.3%；中年，10.3%；兒童，6.9%；未說明，3.4%。出現了少數民族女性人物的新聞

表二：不同報道主題下的族群關係

	和諧共處	受到尊重	得到幫助	得到喜愛	相互理解	衝突矛盾	報道頻次
社會生活	0.0%	0.0%	10.8%	0.0%	0.0%	0.0%	83
文化	4.2%	10.4%	6.3%	39.6%	6.3%	0.0%	48
旅游展覽	3.6%	0.0%	0.0%	10.7%	0.0%	3.6%	28
人物	8.3%	12.5%	33.3%	25.0%	20.8%	0.0%	24
經濟	0.0%	0.0%	13.0%	0.0%	4.3%	0.0%	23
政治	5.3%	5.3%	31.6%	0.0%	0.0%	0.0%	19
環境生態	0.0%	0.0%	27.8%	0.0%	11.1%	0.0%	18
都市少數民族	9.1%	9.1%	45.5%	9.1%	27.3%	0.0%	11

中有25篇對其人格特質進行了描述，這些描述依次強調如下特徵：能歌善舞，56%；穿著民族服裝，56%；美麗，48%；吸引人，40%；能力强，20%；能力弱，16%；熱情善良，12%。

33個少數民族男性人物的年齡特徵為：青年，48.5%；未說明，27.3%；中年，15.2%；老年，6.1%；兒童，3.0%。出現了少數民族男性人物的新聞中有26篇對其人格特質進行了描述，這些描述依次強調如下特徵：能歌善舞，42.3%；能力强，38.5%；吸引人，26.9%；穿著民族服裝，15.4%；英俊帥氣，11.5%；熱情善良，11.5%；能力弱，7.7%。

上述數據表明，少數民族新聞中兩性角色出現的頻次基本持平，這與此前對大眾文化中少數民族人物性別再現的研究結論有所不同，此前的人類學家通過對電視晚會，少數民族展覽或其他社會文化現象的民族志觀察認為，中國少數民族大多呈現女性形象 (Gladney, 1994; Schein, 1997)。

數據還表明，除了都突出的具有能歌善舞這一特質外，少數民族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更年輕，外表更美麗，更吸引人。而少數民族男性角色的能力更強。同時，少數民族女性角色民族身份延伸物——民族服裝被更突出強調。對少數民族男性人物則很少強調其民族身份延伸物，因而其民族特徵被強調的程度更弱。

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差異之再現

研究發現，《北京青年報》對55個少數民族的報道頻率存在較大的差異。所有樣本中，有130篇出現了少數民族這一統一稱謂或具體的一個或多個少數民族，出現次數最多的五個少數民族依次為：藏族，23.8%；蒙古族，14.6%；回族，12.3%；壯族，9.2%；彝族，8.5%。此外，有27個少數民族未在新聞中出現。(表三)

表三：各少數民族在少數民族新聞中出現的頻次

民族	出現頻次	百分比	民族	出現頻次	百分比
少數民族	21	16.2%	普米族	3	2.3%
藏族	31	23.8%	黎族	3	2.3%
蒙古族	19	14.6%	白族	2	1.5%
回族	16	12.3%	土家族	2	1.5%
壯	12	9.2%	瑤族	2	1.5%
彝族	11	8.5%	傈僳族	1	0.8%
苗族	7	5.4%	土族	1	0.8%
滿族	6	4.6%	布依族	1	0.8%
傣族	5	3.8%	景頗族	1	0.8%
維吾爾	4	3.1%	愛妮族	1	0.8%
納西族	4	3.1%	哈薩克	1	0.8%
哈尼族	3	2.3%	塔吉克	1	0.8%
侗族	3	2.3%	柯爾克孜	1	0.8%
朝鮮族	3	2.3%			

為了有一定的樣本量，故僅對出現次數最多的五個少數民族的再現差異進一步分析。

就報道立場而言，蒙古族的肯定性報道最多(53.6%)，藏族(25.8%)和壯族(25%)次之，彝族為18.2%，回族(6.3%)最少。否定性報道的比例差距不大，最多為蒙古族(10.5%)，最少為藏族(3.2%)。(表四)

表四：對各少數民族的報道立場

	藏族	蒙古族	回族	壯族	彝族
肯定性報道比率	25.8%	52.6%	6.3%	25.0%	18.2%
否定性報道比率	3.2%	10.5%	6.3%	8.3%	9.1%
中性報道比率	71.0%	36.8%	87.5%	66.7%	72.7%
報道頻次	31	19	16	12	11

就族群形象而言，對五個民族的再現亦有所不同。

對藏族形象的描述依次強調如下特徵：奇特的獨特的，25.80%；神秘的傳奇的，19.40%；原始古老落後，16.10%；地處偏遠，16.10%；風景優美，16.10%；能歌善舞，12.90%，依賴外來幫助，12.90%；傳統文化，生活及環境被破壞，12.90%。

對蒙古族形象的描述依次強調如下特徵：能歌善舞，42.10%；奇特的獨特的，15.80%；有風情的，15.80%；神秘的傳奇的，10.50%；風景優美，10.50%。

對回族形象的描述突出強調五個特徵：逐漸現代化城市化，12.50%；不安全的，12.50%；原始古老落後，12.50%；教育條件差水平低，12.50%；管理混亂，12.50%。

對壯族形象的描述依次強調如下特徵：能歌善舞，25.00%；逐漸現代化城市化，16.70%；有風情的，16.70%。

對彝族形象的描述依次強調如下特徵：不安全的，45.50%；能歌善舞，36.40%；奇特的獨特的，27.30%。（表五）

就族群關係而言，對五個民族的再現亦有所不同。藏族被再現為得到漢族喜愛（25.80%）和幫助（16.10%）；蒙古族被再現為得到漢族喜愛（36.80%），與漢族相互理解合作交流（21.10%）；壯族被再現為得到漢族喜愛（16.7%）。對彝族和回族與漢族的關係描繪數量較少，特徵不突出。（表六）

表五：各少數民族的族群整體形象

	藏族	蒙古族	回族	壯	彝族
能歌善舞	12.9%	42.1%	6.3%	25.0%	36.4%
依賴外來幫助	12.9%	0.0%	6.3%	8.3%	0.0%
奇特的獨特的	25.8%	15.8%	6.3%	0.0%	27.3%
逐漸現代化城市化	6.5%	5.3%	12.5%	16.7%	0.0%
不安全的	3.2%	0.0%	12.5%	8.3%	45.5%
原始古老落後	16.1%	5.3%	12.5%	0.0%	0.0%
地處偏遠	16.1%	0.0%	6.3%	0.0%	0.0%
風景優美	16.1%	10.5%	0.0%	8.3%	0.0%
有風情的	9.7%	15.8%	6.3%	16.7%	9.1%
神秘的傳奇的	19.4%	10.5%	6.3%	0.0%	0.0%
自然條件惡劣	6.5%	0.0%	6.3%	8.3%	0.0%
傳統文化， 生活及環境被破壞	12.9%	5.3%	0.0%	0.0%	0.0%
貧困的	3.2%	0.0%	6.3%	8.3%	0.0%
教育條件差水平低	3.2%	0.0%	12.5%	8.3%	0.0%
管理混亂	0.0%	0.0%	12.5%	0.0%	0.0%
報道頻次	31	19	16	12	11

表六：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族群關係

	藏族	蒙古族	回族	壯族	彝族
和諧共處	6.5%	0.0%	6.3%	0.0%	9.1%
受到尊重	3.2%	5.3%	6.3%	0.0%	0.0%
得到幫助	16.1%	5.3%	6.3%	8.3%	0.0%
得到喜愛	25.8%	36.8%	0.0%	16.7%	9.1%
相互理解	6.5%	21.1%	6.3%	0.0%	0.0%
衝突矛盾	3.2%	5.3%	0.0%	0.0%	0.0%
報道頻次	31	19	16	12	11

作為中華民族內在他者的少數民族

在不同的報道主題中，對少數民族與漢族差異的強調有所不同。研究發現，當報道涉及經濟、都市少數民族、生態環境、政治、社會生活時，族群差異很少被強調。文化新聞中族群差異被強調的頻率最高，旅游展覽次之。同時，在一部分文化新聞與人物主題新聞中，少數民族又被較突出的強調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表七）

表七：不同報道主題下的對民族差異的強調程度

	社會生活	文化	旅游展覽	人物	經濟	政治	環境生態	都市少數民族
強調差異	4.8%	19.3%	10.8%	6.0%	1.2%	4.8%	2.4%	3.6%
不強調差異	95.2%	52.1%	64.3%	66.7%	91.3%	73.7%	83.3%	63.6%
強調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0.0%	14.6%	3.6%	12.5%	4.3%	5.3%	5.6%	9.1%
報道頻次	83	48	28	24	23	19	18	11

通過對文化新聞中次級主題的進一步分析，研究發現，當新聞涉及少數民族文藝表演與民俗工藝時，民族差異被強調的頻次最高。而當新聞涉及文化遺產時，民族差異較少被強調，而較為突出的強調其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表八）

表八：文化報道中不同主題的民族差異強調程度

	文藝表演	影視及出	文化遺產	民俗及工藝
強調差異	42.1%	30.0%	8.3%	55.6%
不強調差異	52.6%	60.0%	50.0%	33.3%
強調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5.3%	10.0%	41.7%	11.1%

通過對人物新聞中次級主題的進一步分析，研究發現，當新聞涉及少數民族藝術家和社會精英時，民族差異較少被強調，而較為突出的強調其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表九）

表九：人物報道中不同主題的民族差異強調程度

	少數民族藝術家與社會精英	非少數民族人物	其它人物
強調差異	12.5%	23.5%	0.0%
不強調差異	50.0%	76.5%	100.0%
強調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37.5%	0.0%	0.0%

討論

族群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最古老又最現代的問題，不同族群在交流碰撞中融和為多元一體是多族群國家形成的共同過程，但不同國家的族群關係又因其歷史文化乃至地理格局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異，對族群他者的建構也因此而擁有自身特點。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始終伴隨着中華民族的建構過程，自1910年以降，對少數民族的論述必須包容到中華民族的自我建構過程之中。內在他者是對當前中國少數民族地位的最恰當描繪，這一特定的身份在媒介文本中被體現為一種交錯矛盾的他者再現。

一方面，中國的少數民族依然被再現為神秘、奇特、充滿風情、原始落後的他者。這些標籤在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劃出了明顯的界限。這類將少數民族視為我群中的他者，中華之內異域的描述在大眾媒介中並不鮮見。

「誰吃到包着牦牛糞的『包子』誰能在新的一年裏交到好運氣！」今年元旦，藏族的過年風俗首次進京。昨天，由青海省政府整合青藏地區300多家企業產品共同打造的唐蕃古道5家專賣店把藏族過年風俗呈現在北京人面前，3000多種神秘藏貨和奇特的藏族過年風俗習慣吸引了不少市民。

(《北京青年報》2006年1月3日記者黃建華報道)

此類論述延續了古代中國的教化思想，說明漢族文化中心主義依然影響著當下中國的族群觀念。但是，將少數民族視為非我族類的論述又不僅僅是對古代漢族族群觀念的簡單繼承。隨着中華民族共和國在

1949年的成立，中國的族群格局與族群關係進入了人類學者認為的「重建期」（馬戎，2004），也有學者將這個「重建期」上溯到晚清（徐訊，2005）。而無論重建過程從哪個時間點開始，族群觀念已經隨着新的族群格局，新的社會價值觀念而變化。而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影響最深遠的思潮莫過於馬列主義了。當下中國的族群觀念亦深受馬列主義的社會進化觀念影響：將人類社會依生產力發展水平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不同制度，並認為低水平的社會形態終將進化到比當前更高級的形態（Gladney, 1994）。在這觀念影響下，中國常常將漢族社會視為生產力水平更高的社會形態，而少數民族社會則處於原始社會，並且以漢族社會為自己的發展榜樣。

西藏的推村，海拔5070米，是目前地球海拔最高的自然村落……當地的自然條件十分艱苦，現在還仍然依靠天然耕種和牧業，人年均收入不到500元，基本維持在自給自足的原始經濟模式上。推村目前有37戶人家共150人，這些人家散落分布在近2平方公里的坡地上。因為遲遲不能通電，他們都維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規律，基本上以畜牧和傳統手工業為主，生產力水平低下。為改善這種狀況，珠峰行動志願者聯合國內的相關企業，向他們提供了太陽能設施及相關設備，利用該地區豐富的太陽能資源，使推村村民第一次用上電燈。

（《北京青年報》2006年6月5日，新聞晚報供稿）

另一方面，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國族共建後，少數民族已經從漢族的純然他者變為中華民族的內在他者：少數民族的文化不僅受到歡迎和喜愛，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少數民族及其文化被視為我群的一部分時，常常作為中國自身文化獨特性的代表，以滿足建立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需要。這點在大眾媒介的論述中亦有明顯表現。《北京青年報》在2006年設立了文化遺產報道專欄，這個貫穿全年的系列報道中有漢族的蘇繡、泥人、楊柳青年畫，也有新疆十二木卡姆、蒙古族長調、廣西苗族蠟染等少數民族藝術和工藝。該系列報道皆以下面這段話作為每篇報道的篇首：

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身份證。我國是非物質遺產非常豐富的國家。隨着時代的變遷和城市化進程加快，許多民族民間的文化正在消失。……

我們近期推出了「探訪文化遺產」系列報道，不僅是為了向世人展示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更想通過一個個活生生的文化傳人的生存故事，引發讀者對「文化與生存」的一點點思考。

(《北京青年報》2006年文化遺產專欄)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這一系列旨在展示中華民族特有文化的報道所關注的多是已經或者即將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工藝藝術，當這些文化遺產在大眾媒介中被展示時，是以一個全球性的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為背景。因此，這一系列報道可以理解為中國在全球語境中對自身文化獨特性的自我表述。在這樣的表述中，少數民族文化被視為中華文化中有代表意義的一部分，並充當了中華民族與其它民族相辨識的「身份證」。除此以外，少數民族文化亦被視為中國在全球市場中可向西方銷售的獨特文化資源。

從放映名冊上，記者看到「民族電影」自成一個板塊，包括《嘎達梅林》、《花腰新娘》、《天上的草原》等多部影片，有關人士表示，目前海外片商非常喜歡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這一題材成為了「動作片」，顯示中國電影特色的又一塊招牌。

(《北京青年報》2006年9月21日記者肖揚報道)

可見，在建構中華民族自身認同的過程中，少數民族被視為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獨特性的象徵。因此，大眾媒介在將少數民族建構為原始落後需要發展的他者的同時，又期待着少數民族能保持傳統的文化與生活方式。這種矛盾，使得對於少數民族社會變遷的描繪帶有一種傷逝色彩。

然而，長大後回到故鄉，卻找不見童年記憶中美麗的家園：茅草屋不見了，人們都如願住上了原先嚮往的小樓房，只是那些醜陋的小樓緊巴巴地擠作一處；城裏跑馬車不見了，路上擠擠的是三

輪摩托和奧拓出租；花枝招展的苗族姑娘們看不見了，因為她們都穿上了牛仔褲；城隍廟不見了，孔廟不見了，過年過節那麼多習俗呢？老人嘆口氣：不講究了……從此故鄉離我的描述越來越遠，遠得我懷疑自己的記憶是不是想像？但是，故鄉在發展，那裏的人如今也會講GDP。我總是複雜地想起，故鄉啊故鄉，我是有故鄉的人，可是故鄉在哪裏？

（《北京青年報》2006年6月9日劉淨植）

基於這一矛盾，大眾媒介對於少數民族文化的市場化也呈現兩種相互矛盾的態度：當少數民族文化作為中國特色成功進入國際市場時，大眾媒介對此表現出歡欣與自豪；但對少數民族自身的市場化行動往往是反感的，這種反感同時隱含着一種期望：希望少數民族文化總是「原生態」的，希望少數民族個體永遠是單純熱情的，不會被市場化。

在這次少數民族文藝匯演的歌舞節目演出現場記者發現，越是保留了鄉土氣息的民間藝術越能打動觀眾……豪華製作的風潮襲擊着少數民族歌舞的舞臺，原有的民族韵味被花裏胡哨的燈光舞美和過於精確的錄音歌聲掩蓋，有現場觀眾不禁在問：「真正的少數民族日常生活中的舞蹈是這樣的嗎？」

（《北京青年報》2006年9月19日記者倫兵報道）

如果你肯拿錢，那些蒙古的小夥、姑娘，不僅願意為你盡情地唱歌，也還願意你來時騎馬捧酒，遠途的護駕迎接；離開時捧酒護駕，遠途送行，使你享受着舊時蒙族頭人的待遇。

（《北京青年報》2006年8月12日閻連科）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種希望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被傳承、生活方式被固化的傾向，是一種外生需求：源於中華民族國族認同的建構需要，源於漢族對自我現代性的陳述需要。而不是少數民族自身發展的需求。在媒介文本中，少數民族往往急於擺脫傳統落後的生活方式，對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沒有太多認同。

祺咪妞很想上學，她上學的願望很純樸，希望讀書以後有了學歷可以走出大山找到工作，生活因此能改善。「以前在寨子裏，大家都嚮往在城市裏生活，我感覺是這樣的。」祺咪妞說。

……培訓過關的女孩子們被派回了村寨，「一方面做調研，跟老藝人問、學古老的、原生態的東西，一方面推動村寨裏的年輕人學習傳統的東西。」……但是，祺咪妞還是受到質疑，人家覺得她整天在村子裏「游手好閑」地逛，不是找人學那些不打緊的東西，就是鼓動別的年輕人也「游手好閑」。

(《北京青年報》2006年3月28日記者劉淨植報道)

當少數民族個體產生了對本族群文化的認同與自信時，其動力同樣不是源於自己的需要，而是因為受到了「外面」的肯定與認同。

陳哲老師把她們的小組拉到外面……外面的熱烈反饋讓普米姑娘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出來發現外面對我們的文化喜歡，我們就帶回去給村裏的人分享。」……村子裏的人看見報紙的報道，聽見人們說「普米小組」在外面怎樣受歡迎，受的震動可不小。……茸咪覺得走出去對自己的幫助很大，眼界開了，「真的覺得自己民族的文化更有價值。」她說，尤其第二次到了北京之後就覺得更有意義，看見大家對普米民族的文化這麼感興趣，問了很多問題，很多時候覺得自己應該答得更好。

(《北京青年報》2006年3月28日記者劉淨植報道)

綜上所述，當下中國大眾媒介對少數民族的再現由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幾個面向構成：作為原始落後奇特的他者，少數民族對比出漢族的先進文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少數民族文化與傳統生活方式建構着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因此，少數民族既需要朝以漢族為榜樣的文明社會演進，又應該繼續扮演中華文化的「原生態」與「活化石」。他們「活化石」般的傳統文化習俗作為中國特色的產品在全球市場中得到青睞，但他們自己最好不要市場化。在這一話語體系中，少數民族對自身的認同往往不是源於自己的需要，而是因為受到了來自外部的肯定。

儘管在上述分析與舉例中，少數民族明顯作為被描繪的客體出現，漢族不僅依然被標示為更現代更文明的榜樣族群，還扮演着對少數民族文化進行欣賞與鑒定的角色。但本研究十分認同Schein (1997)的觀點，她反對將漢族視為論述者，將少數民族視為被再現者的簡單二分。因為任何對於他者的建構，也同時劃出了我群的界限；任何對他者的標籤化陳述，也同時抹去了我群的內部多樣性。因而，對少數民族的再現，亦是觀察漢族再現的一個視角。在將少數民族描繪為色彩鮮艷，神秘獨特的他者的同時，也建構了一個均質的漢族共同體；在將少數民族置於原始社會以標示漢族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的同時，也暗示着兩者都將在中國政府强有力的領導下走上通往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

而少數民族再現的探討，其意義不至於觀察特定社會中的族群他者如何被再現。作為中華民族這一想像的共同體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少數民族的再現構成了中華民族自我論述的一部分，它提供了觀察當下中國在全球語境中如何自我論述的視角。從這個角度，這個研究亦為一個更宏大的命題提供了觀察的視角：以來自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開啓現代化進程的中國如何在與其他民族國家的互動中建構自身的國族身份，這種身份建構已經如何不可避免的被捲入全球語境之中。

註釋

1. 關於民族和族群概念的辨析，至今未有定論。族群的概念更多建立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民族(nation)的英文原意更多的是建立在政治共同體的基礎上，但中國的語境中卻比起英文原意豐富得多，既可指代最廣義的人類共同體(如世界民族之林)；也可以指代政治共同體(如中華民族)；還可以取代狹義的民族(如55個少數民族)。本研究在學理上認同把中國的56個民族視為族群，同時尊重少數民族在中國已經具有特定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下的特定含意。在涉及一般的族群理論時，本研究使用族群概念，而在涉及當代中國的55個少數民族時，依據慣習使用少數民族一詞。
2. 這種思想始於周代的五服制度，帝都之外有甸服，諸侯領地為侯服，再向外為綏服，蠻夷部落之聯盟被歸類為半開化的要服，戎狄則構成了所謂的荒服。這一制度假定了一種由內及外的文明次序。

3. 民族識別之數據來自中央政府門戶網站。〈中國概況——中國民族〉。
4. 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華夏之亡也」(《論語》)；「夷狄之人，貪而好利，披皮左衽，人面獸心」(《漢書·匈奴傳》)；「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首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後漢書·西羌傳》)
5. 語意區別常被使用在測定特定群體的形象的社會學研究中，王嵩音(1998：41-45)曾將語意區分量表用於量化分析媒體文本中的台灣原住民形象，本研究之少數民族形象量表建立在借鑒前人研究和對少數民族新聞語言標籤進行檢閱分析的基礎之上。
6. 在報紙發行地上，選取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首都北京。並在北京發行的報刊中，綜合考慮報紙的發行量和影響力做出選擇。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的《第三期中國報業競爭力監測報告》，北京地區入選全國晚報都市類報紙20強的為《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從中選取排名略高一位的《北京青年報》作為研究對象。
7. 依據學界對少數民族新聞的討論以及本研究的需要，本研究所界定的少數民族新聞是指以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事件、少數民族人物、少數民族事務為報道對象的媒介文本。根據定義及研究需要，設計操作性定義如下：
1、凡新聞報道中明確說明所報道事件發生地為我國的少數民族自治區、自治縣(洲)、自治鄉，則該新聞視為少數民族新聞。
2、凡新聞報道中出現了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人物，並且對其的描述不少於一個詞語，則該新聞視為少數民族新聞。新聞人物的少數民族身份以新聞中明確提及為準。
3、如新聞報道事件發生地並未指明為少數民族自治地區，又未涉及少數民族人物，但該新聞所報道事件涉及我國少數民族事務(政策、經濟發展、文化、民俗、社會生活等)，且該事件佔報道篇幅的50%以上，或有一個完整的段落進行描述，則該新聞視為少數民族新聞。
4、本研究所涉少數民族新聞，僅排除報紙中的廣告、明確標明的廣告軟文，其餘各類文章只要符合上述3個條件的一條或多條即列入研究範圍。
8. 若無特別說明，本研究結論部分所出現的百分比，皆指該選項出現頻次與該類目的有效新聞樣本總數之比。如此處的42.6%指在197篇有效樣本中有42.6%的新聞以政府和行政機構為主要行動者。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北京青年報》(2006年1月3日)。〈牦牛糞餡做包子 藏族習俗首進京〉, 第A7版。
Beijing Qingnian Bao (2006, March 1). Maoniu fen xian zuo baozi Zangzu xisu shou jinjing. p. A7.
- 《北京青年報》(2006年3月21日)。〈西合道 給唐卡立規我當仁不讓〉, 第D4版。
Beijing Qingnian Bao (2006, March 21). Xihe dao gei tangka ligui wo dangrenburang. p. D4.
- 《北京青年報》(2006年3月28日)。〈八位普米族姑娘擔負民族文化傳承使命〉, 第D4版。
Beijing Qingnian Bao (2006, March 28). Ba wei Pumizu guniang danfu minzu wenhua chuancheng shiming, p. D4.
- 《北京青年報》(2006年6月5日)。〈全球最高村莊用上電燈〉, 第A10版。
Beijing Qingnian Bao (2006, June 5). Quanguo zuigao cunzhuang yongshang diandeng. p. A10.
- 《北京青年報》(2006年6月9日)。〈親歷: 尋夢想也尋故鄉〉, 第D4版。
Beijing Qingnian Bao (2006, June 9). Qin li: Xun mengxiang ye xun guxiang. p. D4.
- 《北京青年報》(2006年8月12日)。〈輝騰錫勒草原和夜〉, 第C1版。
Beijing Qingnian Bao (2006, August 12). Huiteng XilLe caoyuan he ye. p. C1.
- 《北京青年報》(2006年9月19日)。〈少數民族文藝匯演盛行大製作〉, 第B7版。
Beijing Qingnian Bao (2006, September 19). Shaoshu minzu wenyi huiyan shengxing dazhuizuo. p. B7.
- 《北京青年報》(2006年9月21日)。〈「民族電影」海外受寵〉, 第C5版。
Beijing Qingnian Bao (2006, September 21). "Minzu dianying" haiwai shouchong, p. C5.
- 范曄 (1965)。《後漢書》。北京: 中華書局。
- Fan Ye. (1965). *Hou hansh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班固 (1962)。《漢書》。北京: 中華書局。
- Ban Gu. (1962). *Hansh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孔丘 (2002)。《論語》。北京: 藍天出版社。
- Kong Qiu. (2002). *Lunyu*. Beijing: Lantian chubanshe.
-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2005年7月26日)。〈中國概況——中國民族〉。上網日期: 2006年12月10日。取自 http://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_17366.htm。
- Zhongyang Zhengfu Menhu Wangzhan. (2005, July 26). Zhongguo gaikuang—Zhongguo minzu.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06, from http://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_17366.htm.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4期(2010)

- 王石番(1991)。《傳播內容分析法》。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
- Wang Shifan. (1991). *Chuanbo neirongfenxi fa*. Taipei: Liming wenhua chubanshe.
- 王明珂(2006)。《華夏邊緣 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Wang Mingke. (2006). *Huaxia bianyuan lishi jiyi yu zuqun rentong*.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王嵩音(1998)。《台灣原住民與新聞媒介：形象與再現》。臺北：時英出版社。
- Wang Songyin. (1998). *Taiwan yuanzhumin yu xinwen meijie: Xingxiang yu zaixian*. Taipei: Shiyong chubanshe.
- 王銘銘(2005a)。《西學「中國化」的歷史困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Wang Mingming. (2005a). *Xixue "Zhongguohua" De lishi kunjing*.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王銘銘(2005b)。〈二十五年來中國的人類學研究：成就與問題〉。《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12期，頁7-13。
- Wang Mingming. (2005b). Ershiwu nian lai Zhongguo de renleixue yanjiu: Chengjiu yu wenti. *Jiangxi Shehui Kexue*, 12, 7-13.
- 佟住臣(1991)。〈從考古學上看中華民族的融合與統一〉。費孝通(編)，《中華民族研究新進展》(頁35-3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Tong Zhuchen. (1991). Cong kaoguxue shang kan zhonghua minzu de ronghe yu tongyi. Fei Xiaotong (Ed.), *Zhonghua minzu yanjiu xinjinzhan* (pp. 35-36).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約翰·菲克斯(1995)。《傳播符號學理論》(張錦華等譯)。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Fiske, J. (1995). *Chuanbo fuhaoxue lilun* (Translated by Zhang Jinhua et al.). Taipei: Yuanliu chuban shiye gufen youxian gongsi. (Original book: Fiske, J. [1990].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倪炎元(1999)。〈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略〉。《新聞學研究》，第58期，頁85-111。
- Ni Yanyuan. (1999). Zaixian de zhengzhi: Jiedu meijie dui tazhe fumian jiangou de celue. *Xinwenxue Yanjiu*, 58, 85-111.
- 倪炎元(2003)。《再現的政治：台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台：韋伯文化。
- Ni Yanyuan. (2003). *Zaixian de zhengzhi: Taiwan baozhi meiti dui "tazhe" jiangou de lunshu fenxi*. Taipei: Weibo wenhua.
- 徐迅(2005)。《民族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Xu Xun. (2005). *Minzu zhuyi*.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馬戎(2004)。《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Ma Rong. (2004). *Minzu shehuixue—Shehuixue de zuqun guanxi yanjiu*.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斯圖爾特·霍爾(編)(2003)。《表徵：文化表像與意指實踐》(徐亮、陸興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Hall, S. (Ed.) (2003). *Biaozheng: Wenhua biaoxiang yu yizhi shijian* (Translated by Xu Liang, Lu Xinghua).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Open University.)
- 費孝通等著(1989)。《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Fei Xiaotong et al. (1989). *Zhonghua minzu duoyuan yiti geju*.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xueyuan chubanshe.
-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書局。
- Zang Guoren. (1999). *Xinwen meiti yu xiaoxi lai yuan—Meijie kuangjia yu zhenshi jiangou zhi lunshu*. Taipei: Sanmin shuju.
- 劉曉紅，卜衛(2001)。《大眾傳播心理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Liu Xiaohong & Pu Wei. (2001). *Dazhong chuanbo xinli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guangbo dianshi chubanshe.
- 戴維·斯沃茨(2006)。《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陶東風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Swartz, D. (2006). *Wenhua yu quanli: Bourdieu de shehuixue* (Translated by Tao Dongfeng).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wartz, D. [1998]. *Culture and power: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aranovitch, N.(2001). Between alterity and identity: New voices of minority people in China. *Modern China*, 27 (3), 359–401.
- Blum, S. D. (2001). *Portraits of “primitives”: Ordering human kinds in the Chinese n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Gladney, D. C. (1994).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1), 92–123.
- Hoddie, M. (2006). Minorities in the official media: Determinants of state attention to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1 (4), 3–21.
- Leibold, J. (2006). Competing narratives of racial u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From the yellow emperor to Peking man. *Modern China*, 32 (2), 181–22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4期(2010)

Riffe, S. L., & Frederick, G. F. (2005). *Analyzing media messages : Using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in research* (2nd e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Schein, L. (1997).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23 (1), 69-98.

Shih, C. (2002). *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 Citizenship as a response*. London: Routledge.

本文引用格式

覃詩翔(2010)。<〈中國少數民族的「他者」再現：對2006年《北京青年報》少數民族新聞的內容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4期，頁131-162。

鳴謝

本研究的初稿為作者的碩士畢業論文，該論文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明安香老師，劉曉紅老師，卜衛老師，孫五三老師以及王怡紅老師的指導和幫助，特此表示感謝。此外，作者還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所提出的非常重要而中肯的修改意見。